

「破四舊」運動的發展脈絡

• 黃延敏

摘要：文化大革命初期爆發的「破四舊」運動經歷了一個從口號的提出到付諸實施，由狂飆突進到被新的政治主題沖淡，並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破四舊」的概念濫觴於1966年5月16日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在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首次提出。從「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到「八一八」大會的召開，是「破四舊」運動的輿論宣傳階段；從「八一八」大會到8月底，是「破四舊」運動的興起和狂飆突進的階段；從8月底開始的政策糾偏到10月初毛澤東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是對「破四舊」運動進行方向調整的階段。此後，紅衛兵的主要鬥爭方向從重點打擊傳統的「階級敵人」被引向「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破四舊」運動作為全國性的運動基本結束。對「破四舊」運動發展脈絡的歷史考察對於認識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與歷史發展階段、深化紅衛兵運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 「破四舊」 紅衛兵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八一八」大會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紅衛兵為主體的「革命群眾」，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口號，在社會上掀起了以改名、破壞文物、焚燒圖書、批鬥、抄家、遣返為中心內容的「破四舊」運動狂潮。「破四舊」運動以其強烈的破壞性和暴力色彩給中國社會、中國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破四舊」運動是紅衛兵由學校殺向社會的一個重要階段，亦是文革的重要歷史時期，在紅衛兵運動史、文化大革命史以及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學術界雖然對「破四舊」運動的過程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和研究，奠定了進一步研究「破四舊」運動的基礎^①，但是，筆者認為，這些研究尚缺乏對「破四舊」運動發展脈絡作統攝性、全方位的歷史考察。本文試圖通過對「破四舊」運動發展脈絡的歷史考察，以期進一步推進文革與紅衛兵運動的歷史研究。

* 本論文為北京市教委人才強教深化計劃「中青年骨幹人才專項」：「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政治文化透視」（項目編號：PHR20108084）的階段性成果。本論文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得到北京大學印紅標教授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感謝。

一 輿論準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與「破四舊」口號的提出

一般認為，「破四舊」的概念來源於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若干重要文獻，但對哪些文獻較為重要卻有所分歧^②。筆者以為，「破四舊」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強調提出：「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③這一段語錄是後來各種「破字當頭」口號的依據，而「破四舊」的概念也濫觴於此。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首次明確提出「破四舊」口號。社論把徹底破除「四舊」、創就「四新」作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務，並主張通過群眾運動的形式來「破四舊」^④：

「破四舊」運動是紅衛兵由學校殺向社會的一個重要階段，亦是文革的重要歷史時期。學術界雖然對「破四舊」運動的過程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和研究，但尚缺乏對「破四舊」運動發展脈絡作統攝性、全方位的歷史考察。

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對於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切遺產、風俗、習慣，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加以透徹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舊社會的惡習，是需要時間的。但是，解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如果充分發動了群眾，走群眾路線，使移風易俗成為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那末，見效就可能快起來。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的內容做了進一步的闡發。社論指出^⑤：

我們批判舊世界，批判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用來毒害勞動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批判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批判一切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相對抗的反動思想。……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我們要建設新世界，就必須破壞舊世界，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必須徹底批判和肅清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及其影響。

在此思想邏輯下，人類以往的文化成果和文化成就都是產生於舊的時代，是舊的經濟基礎的產物，反映着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等剝削階級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根本不相容的。更重要的是，舊的思想與文化還是修正主義與資本主義復辟的根子，是舊的階級勢力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工具。因此，只有批判舊思想、舊文化，才能防止資本主義等階級敵人復辟的危險。只有徹底掃除舊思想、舊文化，才能建立起新思想、新文化；而新文

化、新思想的建立又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前提、條件和保證，帶有根本性質的意義。這樣一來，對舊的歷史文化進行深入徹底的批判就不僅是勢所必然，而且也是理所固然的。

在《人民日報》的輿論宣傳和影響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6月24日寫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中就提出「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接着他們在7月4日寫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7月27日寫的〈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都提到要消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或者向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造反^⑥。

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都應當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提出^⑦：

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促進人們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決裂。從而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盡快地鏟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

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其中第一條就強調了「破四舊」的政治意義，指出^⑧：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8月9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十六條」，隨後展開了聲勢浩大的一連串的宣傳活動^⑨。

8月12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聽毛主席的話，關心國家大事〉，提出要「把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徹底清除，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⑩。當天，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作簡短講話，第一次提出了「破『四舊』、立『四新』」這一口號，但未做詳細闡述^⑪。次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又提到，「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舊思想，樹立毛澤東思想。」又說：「我們應當大破舊思想、舊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措施。」^⑫這兩次講話基本上是重申中共中央「十六條」的精神，作為內部講話，它們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裏也沒有公開。因此，其對群眾的影響相對而言遠不如「十六條」。

8月14日，周恩來接見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克諾泰（Jerzy Knothe），在回答他有關文革的提問時指出^⑬：

從「五一六通知」到「八一八」大會，無論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官方傳媒的聲音，抑或是紅衛兵的倡議，都只是將「破四舊」作為發動文革的口號和內容之一，泛指意識形態和文化習俗的革命，尚沒有具體的對象和內容。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展的自然結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個長期的工作。它不是突然出現的。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由農村發展到城市。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百萬來自全國各地以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下稱「八一八」大會）。林彪在接見大會的講話中指出^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我們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權威，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句話，就是要大立毛澤東思想。我們要讓億萬人民掌握毛澤東思想，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思想陣地，用毛澤東思想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讓毛澤東思想這個偉大的精神力量，變成偉大的物質力量！

「破四舊」運動成為影響深遠的全國性運動是在號召造反的「八一八」大會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百萬來自全國各地以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在毛澤東接見的鼓勵下和林彪的極力煽動下，北京的紅衛兵開始「破四舊」的宣傳和行動。

由上可見，從「五一六通知」提出「破字當頭」，到《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舊」，再到被「十六條」所認可，直到「八一八」大會的這段時期，無論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還是《人民日報》等官方傳媒的聲音，抑或是紅衛兵的倡議，都只是將「破四舊」作為發動文革的口號和內容之一，泛指意識形態和文化習俗的革命，尚沒有具體的對象和內容。此時，「破四舊」僅處在輿論宣傳階段。

二 「八一八」大會與「破四舊」運動的興起

「破四舊」運動真正走向社會的前台，成為影響深遠的全國性運動是在號召造反的1966年「八一八」大會之後。在毛澤東接見的鼓勵下，以及在林彪的極力煽動下，北京的紅衛兵開始「破四舊」的宣傳和行動。

「八一八」大會後，北京市第二中學紅衛兵到共青團中央機關，要求印刷他們起草的〈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傳單。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王道義依從紅衛兵要求，批准由《中國青年報》社連夜印刷幾千份傳單，交紅衛兵散發^⑮。8月19日，北京二中紅衛兵在北京市內主要街道貼出了標題為〈向舊世界宣戰〉的大字報^⑯，宣稱：「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像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據此，紅衛兵向理髮、裁縫、照像等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港式的髮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黃色的書不賣！要求在最短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

式髮樣、燒毀黃色書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的部分，可做補釘。『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①⑦}

這張大字報貼出後，迅速得到北京各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的支持。8月19日晚，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的紅衛兵闖進了位於北京前門大街的全聚德烤鴨店，砸爛了「全聚德」的招牌，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8月20日以後，北京各校紅衛兵唱着「拿起筆做刀槍」的《革命造反歌》，紛紛走上街頭，到處張貼傳單、標語、大字報，到處集會、講演、宣傳，不僅自己開始「破四舊」，還要求廣大群眾協助「破四舊」。紅衛兵展開了一連串的改名行動：把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把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把光華路改為「援越路」，把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把北京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把北京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把亨得利鐘錶店改為「首都鐘錶店」，把徐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①⑧}。

由上可見，「八一八」大會使紅衛兵的造反得到了來自最上層領導核心的支持，〈向舊世界宣戰〉的大字報則使「破四舊」由一個模糊的概念開始具有了清晰的內容。這樣，「破四舊」就由泛化的口號變成了具有特定內容和特定對象的實際行動。由此也可以看出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與中共中央政策的互動關係。中共中央官方媒體對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宣傳和毛澤東對紅衛兵造反精神的肯定，為紅衛兵在文革之初造反的對象指明了方向，「破四舊」運動正是紅衛兵根據自己對文革的理解而採取的行動^{①⑨}。

北京紅衛兵開始「破四舊」的行動後，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刊文〈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文章借用《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來盛讚紅衛兵張貼大字報和造反的行為^{②⑩}。8月22日，新華社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首都紅衛兵上街猛攻「四舊」的新聞。8月23日，《人民日報》轉發新華社8月22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 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報導。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和〈好得很！〉的社論，盛讚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前一篇社論指出：「革命的學生們組織『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等等革命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合法的組織。他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是合法的行動。誰要是反對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就直接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違背了黨中央的決定。」^{②⑪}

自8月23日起，北京掀起了更加猛烈的「破四舊」運動狂潮。「破四舊」運動由改名、砸招牌逐漸演化為破壞文物、批鬥、抄家、打人、遣返等暴力活動。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和教職工家屬共273人到頤和園佛香閣砸碎了釋迦牟尼的塑像^{②⑫}，這僅是北京市「破四舊」運動中諸多破壞文物的典型事件之一。此後，紅衛兵在全市範圍內進行批鬥、抄家、打人、遣返等暴力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共有11.4萬多戶在運動中被抄家，查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以及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沒收住房52萬間，其中私人住房82,230間。在抄家的過程中，成批的無辜市民被毒打致死，北京一度籠罩在

「八一八」大會使紅衛兵的造反得到了來自最上層領導核心的支持，〈向舊世界宣戰〉的大字報則使「破四舊」由一個模糊的概念開始具有了清晰的內容。這樣，「破四舊」就由泛化的口號變成了具有特定內容和特定對象的實際行動。

隨着「破四舊」運動的狂飆突進，中共中央及部分領導人認識到「破四舊」運動中出現暴力活動等問題的嚴重性，開始糾正運動中出現的錯誤問題，制訂了相應的政策；地方政府也制訂了相應的措施；一部分紅衛兵也意識到了「破四舊」運動中出現的問題。

「紅色恐怖」之中^②。北京市區的打人歪風，很快蔓延到郊區農村。僅在大興縣的13個公社的48個大隊中，先後打殺325人，有的戶被殺絕。8月下旬至9月底的四十天內，全市即有1,700多人被打死。紅衛兵在抄家的同時，還進行了將被迫害對象驅逐出城市的遣返運動。北京市全市有8.5萬人被驅趕回原籍^③。

8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四舊」發動總攻 揮起革命鐵掃帚橫掃一切舊習俗〉一文，對上海、天津的「破四舊」運動進行了讚揚性的報導；8月26日，發表〈堅決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紅衛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奮全國革命群眾 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對全國的「破四舊」運動進行了報導；同日，全文刊載了前述北京二中紅衛兵的〈向舊世界宣戰〉的大字報；8月29日，發表〈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高度評價了紅衛兵組織對於「舊世界」的震動^④。各地的報刊也紛紛轉載《人民日報》、《紅旗》的社論及相關報導，並對當地「破四舊」運動的情況進行了廣泛的報導。與此同時，各地工人、農民、解放軍也在新聞媒體上發表大量文章表示對紅衛兵的熱烈支持。

新聞媒體發表的這些肯定性的報導和宣傳，給「破四舊」運動向縱深發展及向全國的擴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各地紅衛兵都仿效北京紅衛兵的做法。在上海，「破四舊」運動從8月23日開始，內容包括改路名、換招牌、剃大包頭、剪小腳褲子、挖墳墓、劈棺材、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蹟，進而取消公私合營、勒令停付定息、禁止個體戶經商販賣、解散政協和民主黨派，又進而大規模地迫害所謂「黑六類」，進行打人抄家、私設公堂、驅逐回鄉等暴力活動^⑤。在福州，紅衛兵橫掃「四舊」，包含改舊名、打菩薩、燒「壞書」、查商品、除怪樣、搜黑戶、封店門、整舊規、清家庭、戴高帽十個方面的內容^⑥。其他城市「破四舊」的內容也大同小異，只是官方主要報導紅衛兵改名以及衝擊商業服務業的情況，而對於文物破壞、抄家、遣返以及瘋狂的打殺等暴力活動則沒有報導。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對「破四舊」運動的態度。

三 政策糾偏、方向衝突與「破四舊」運動的結束

對於「破四舊」運動的發展方向，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是有所疑慮的，於是他們提出了「破四舊」的「艱鉅性」和「長期性」^⑦，試圖為此運動降溫。早在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曾指出「破四舊」「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是個長期鬥爭過程」^⑧。10月3日，周恩來也告訴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也要經過社會調查，這是個長期任務，中國的封建統治時間那麼長，封建勢力那麼濃厚，習慣勢力那麼大，要一下子解決問題是不行的。」^⑨

隨着「破四舊」運動的狂飆突進，中共中央及部分領導人認識到「破四舊」運動中出現暴力活動等問題的嚴重性，開始糾正運動中出現的錯誤問題，制訂了相應的政策；地方政府也制訂了相應的措施；一部分紅衛兵也意識到了「破四舊」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並依從中央的糾偏政策。

首先，中共中央重申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政策。「破四舊」運動發生後，中共中央領導層逐漸認識到運動中出現的暴力問題的嚴重性，重申了這一政策。儘管毛澤東高度讚賞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但對運動中出現的暴力活動，也不表贊成和支持。毛在8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鬥，不要武鬥。」^⑩次日，毛接到章士釗訴說被抄家情況的來信，並作批語：「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⑪周恩來根據毛的這個指示，擬就了一份應予以保護的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的名單。這實質上也是在給「破四舊」運動糾偏。據王力回憶：「抄家問題，一發生毛主席就反對了。不光不讓抄民主人士的家，對一般人也不贊成抄家。私設公堂，毛主席不贊成，毛主席指示文革小組到北京各地去查，關的人要放出來，不准虐待。」^⑫此外，8月30日，北京外語學院傳達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的講話。陳毅在講話中指出：「北京目前打的風氣很濃，不能提倡。」「紅衛兵中有些東西是封建的東西，如罵人狗崽子。」「抄家沒收一定要經過手續。」「無論如何不能排外。」「運動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講政策。」^⑬由此可見中共中央領導層對社會失控的擔憂。

針對「破四舊」運動中出現的荒唐行為和違反政策的現象，周恩來對紅衛兵進行耐心的說服與教育，對面臨迫害的民主黨派人士、對即將毀於一旦的文物古蹟、對極端處理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8月24日，北京新市委根據周的指示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8月26日，聯絡總站召開成立大會，周在大會上指出：「應該成立總的聯絡站，各區成立分站。聯絡站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和保護紅衛兵，宣傳、解釋黨的政策。」^⑭據當時主持總站工作的北京市委書記雍文濤回憶^⑮：

從8月下旬總站成立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點名停止工作的3個月時間裏，周總理為教育引導青少年按照黨的政策辦事，親自參加紅衛兵組織召集的大型匯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個別的約見談話就更多了。無論是大型會議，還是小型個別會見，周總理都不失時機地向青少年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會議長達四五個小時，有些會見談話則是通宵達旦進行的。周總理在青少年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

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王年一對周恩來在1966年8至12月的一些言論進行研究後得出結論：「『文化大革命』來勢兇猛，光怪陸離，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中央常委中第一個在公眾場合否定錯誤做法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當時在公眾場合作這樣的否定最多的，是周恩來。」^⑯周的上述活動將「破四舊」所造成的破壞在當時的情況下降到了最小的程度。

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制止一切打死人現象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從現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謂流氓份子名單，違者要受紀律處分。除現行犯外，五類份子的名單，也不要向群眾提供。」^⑰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用文鬥，不用武鬥〉的社論，指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

針對「破四舊」運動中出現的荒唐行為和違反政策的現象，周恩來對紅衛兵進行耐心的說服與教育，對面臨迫害的民主黨派人士、對即將毀於一旦的文物古蹟、對極端處理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

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進而指出：「用文鬥，不用武鬥，這是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項重要政策。我們一定要堅持這個政策，貫徹執行這個政策。」^{③⑨}此後，中共中央又下發了若干文件，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保障黨和國家機密安全的規定〉、〈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共中央對被批判鬥爭對象的工資處理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④⑩}。這些文件對宣傳黨的政策、制止紅衛兵的破壞行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各地方政府也制訂了相應的限制措施，試圖糾正「破四舊」運動的發展方向。8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主持召開市委書記處擴大會議，最後，上海市委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壞公物，不要搞外僑，不要在馬路上脫鞋子、剪褲子，不要隨便攔汽車，不燒檔案，保護圖書」等十條口頭規定，要求各區縣局黨委、黨組回去進行普遍教育、宣傳和落實^{④⑪}。在「破四舊」運動期間，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兩次從北京打電話給中南局指示：「不要砸中山紀念堂」，「『浩氣長存』4個字，用紙蓋上，留待以後處理」，「要說服紅衛兵不要隨便抄家和沒收財產」，「上層民主人士還要照顧」，等等^{④⑫}。這些措施儘管在當時的條件下很難起到應有的作用，但也反映了地方當局對待「破四舊」運動的基本態度。

再次，在紅衛兵中具有很高權威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和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也開始認識到「破四舊」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一些紅衛兵依據當時中央的政策，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散發過含有類似內容的通令、傳單。8月27日，〈「紅衛兵戰校」（前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中指出^{④⑬}：

我們紅衛兵，最聽毛主席的話，最堅決地執行十六條，我們完全有能力在政治上把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鬥倒鬥垮鬥臭，我們決不要打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只要他不動手行兇，也不要打。打人，不能夠充分暴露壞人的醜惡面目，不能夠真正把他們鬥倒、鬥垮，不能夠徹底孤立他們，不能夠徹底肅清他們的影響，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他們的靈魂，不能真正鬥倒黑幫，也不利於對部分人教育改造。打人，不利於爭取團結廣大中間群眾，反而引起他們的恐慌，使他們脫離我們，脫離改造，脫離革命。

打人，不利於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

我們紅衛兵應該謙虛謹慎，講道理，尊重同志，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絕不能專橫跋扈，蠻不講理，老虎屁股摸不得，草菅人命，把人打死。聽到不同意見就暴跳如雷，就動手打人，那樣做，是國民黨法西斯作風，是惡霸的作風，決不是真正的紅衛兵紅五類！

在形式上破「四舊」有一些偏差：有人見到辮子長一點就剪，甚至把女同志的頭剃光。有人不問青紅皂白，誰家都抄，甚至連革命幹部家也大鬧一場；沒有任何階級性，這是絕大的錯誤，必須引起嚴重注意。有人不許商店出售點心，只許賣窩頭。有少數流氓壞份子借破「四舊」之名，大肆進行流氓活動和破壞活動……等等。這些必須制止！

「西糾」對穩定混亂局面起了很大作用。儘管「西糾」也崇尚「紅色恐怖」，私設勞改所，但後來多次發布通令，要求「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及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西糾」還受周恩來之託，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等許多著名民主人士宅第的安全。

流氓壞份子必須堅決鎮壓！

有些重大行動(如取締民主黨派等)應該先動口，讓黨中央、市委知道，在中央、市委的統一具體領導下再動手，不然會給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動。

此外，「西糾」對穩定混亂局面起了很大作用。儘管「西糾」也崇尚「紅色恐怖」，私設勞改所，但在8月27日之後，「西糾」多次發布通令，要求「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及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決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④。「西糾」還受周恩來之託，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等許多著名民主人士宅第的安全。

在上述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破四舊」運動中迅速升級的嚴重暴力行為在9月初開始受到抑制。到9月下旬，全國範圍的暴力行為逐漸平息。

「破四舊」運動在社會上造成了巨大的政治聲勢，動員了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和群眾，波及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觸及到廣泛的社會階層，顯示了紅衛兵的力量。但是，「破四舊」運動的主要內容和鬥爭方向卻偏離了文革的主要鬥爭方向。

文革的主要鬥爭方向是甚麼？標誌着文革發動的「五一六通知」對此作了原則的闡述：「這場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⑤作為文革綱領性文件的「十六條」則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⑥很顯然，以「四舊」及傳統階級敵人為主要鬥爭內容和鬥爭對象的「破四舊」運動與文革的主要鬥爭方向是不一致的。儘管毛澤東主張「天下大亂」，支持紅衛兵造反，但「破四舊」運動並不是毛的直接意圖。這可以從文革初期擔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王力的回憶中得到進一步證實^⑦：

破四舊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違背，不一致，不合拍。紅衛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舊的運動。有些歷史學家不知道毛主席對破四舊的作法實際態度是甚麼。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的了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林彪講話有這提法，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社論中也這樣提了。林彪接見紅衛兵的講話號召破四舊，這講話稿毛主席也看過，當時也不知道會產生這樣大的後果。毛主席對當時的中央領導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搞破四舊這些東西，毛主席對此並沒有欣賞。林彪、陳伯達也沒有號召這樣去搞。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具體工作的同志對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夠，新華社提倡這樣搞。紅衛兵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報就說好得很，新華社作了詳細的歌頌性的報導。在這一點上，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不滿意。但群眾行動也不好去制止。也沒有想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一出現打人，毛主席就說不行，要文鬥不要武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就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說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這是毛主席的思想。

文革的主要鬥爭方向是甚麼？很顯然，以「四舊」及傳統階級敵人為主要鬥爭內容和鬥爭對象的「破四舊」運動與文革的主要鬥爭方向是不一致的。儘管毛澤東主張「天下大亂」，支持紅衛兵造反，但「破四舊」運動並不是毛的直接意圖。

從9、10月開始，輿論宣傳開始強調「堅持鬥爭大方向」。9月15日，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的大會上，林彪在經毛審閱的講話中突出地提出了「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問題。他在講話中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一定要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④9月17日，《紅旗》雜誌刊登的〈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社論指出：「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注意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定要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⑤10月1日，《紅旗》雜誌刊登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社論中指出：「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⑥

為了把紅衛兵的鬥爭目標集中到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來，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兩個舉措：一是提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概念；二是否定了「血統論」，因為它「企圖混淆階級路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階級隊伍」^⑦。這樣，紅衛兵的主要鬥爭方向逐漸從重點打擊傳統「階級敵人」被引向「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來。

儘管此後「破四舊」繼續作為紅衛兵的「偉大功績」而受到讚揚，也發生了以譚厚蘭為首的紅衛兵破壞「三孔」的事件^⑧，但是，紅衛兵運動的主要鬥爭方向已經由「破四舊」轉向「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此，文革真正開始了它的核心內容，即鬥爭黨內所謂「走資派」和衝擊「資產階級司令部」，「破四舊」運動作為全國性的運動基本結束。

四 結語

文革初期爆發的「破四舊」運動，是紅衛兵為主體的「革命群眾」根據自己對文革的理解所發動的一場社會政治文化運動。與其他社會政治文化運動一樣，「破四舊」運動經歷了一個從口號的提出到付諸實施，由狂飆突進到被新的政治主題沖淡，並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破四舊」運動的驟起與驟落體現了文革初期以紅衛兵為主體的「革命群眾」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對文革主要鬥爭方向的不同理解。

註釋

① 江沛：《紅衛兵狂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印紅標：〈紅衛兵「破四舊」的文化與政治〉，載石剛編著：《現代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頁51-97。

② 關於「破四舊」的來源，學術界有以下兩種說法。王年一指出：「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源於林彪的『五·一八』講話，由《人民日報》6月1日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確提出，為《十六條》所肯定，又是林彪『八·

儘管此後「破四舊」繼續作為紅衛兵的「偉大功績」而受到讚揚，也發生了以譚厚蘭為首的紅衛兵破壞「三孔」的事件，但是，紅衛兵運動的主要鬥爭方向已經由「破四舊」轉向「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八」講話中提出的號召。」(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69)；金春明認為，「所謂『破四舊，立四新』，即『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是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首先提出來的。」(金春明：〈「破四舊，立四新」的歷史反思〉，《中共中央黨校學報》，1997年第1期，頁20。)

③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內部資料，1988)，頁2：1。

④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

⑤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人民日報》，1966年6月8日。

⑥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6月24日)、〈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7月4日)、〈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7月27日)，參見《紅旗》，1966年第11期，頁27、28、29。

⑦ 〈全國都應當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

⑧⑨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72：74。

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

⑪ 〈聽毛主席的話，關心國家大事〉，《解放軍報》，1966年8月12日。

⑫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82。

⑬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13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83。

⑭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854：1858。

⑯ 〈林彪在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的講話〉(1966年8月18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88-89。

⑰ 秦曉鷹：〈歷史的錯位——《向舊世界宣戰》作者的自述〉，《北京青年報》，1989年9月1日。

⑱ 對於「破四舊」運動的發起，學術界也有兩種說法。王年一提到：「從8月20日開始，首都一批紅衛兵走上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演說，反對『四舊』。」(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69)；高舉、嚴家其則認為：「從8月19日開始，在北京首先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破四舊』運動。」(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51。)

⑲ 這篇大字報後來發表在《人民日報》。參見〈向舊世界宣戰〉，《人民日報》，1966年8月26日。

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 「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 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人民日報》，1966年8月23日。

㉑ 印紅標：〈紅衛兵「破四舊」的文化與政治〉，頁54。

㉒ 〈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紅旗》，1966年第11期，頁34。

㉓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 「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 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好得很！〉，《人民日報》，1966年8月23日。

㉔⑲⑳㉑㉒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71；70；69；75；92。

㉕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北京》，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68；以及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73。

㉖ 《當代中國的北京》，上冊，頁168。

- ⑳ 〈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四舊」發動總攻 揮起革命鐵掃帚橫掃一切舊習俗〉，《人民日報》，1966年8月25日；〈堅決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紅衛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奮全國革命群眾 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向舊世界宣戰〉，《人民日報》，1966年8月26日；〈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人民日報》，1966年8月29日。
- ㉑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纂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一），1992年，頁90-104。
- ㉒ 由陳伯達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有此說法：「對於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切遺產、風俗、習慣，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加以透徹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舊社會的惡習，是需要時間的。但是，解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如果充分發動了群眾，走群眾路線，使移風易俗成為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那末，見效就可能快起來。」參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儘管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到「破四舊」的長期性和艱鉅性，但是當時主要是凸顯群眾運動對「破四舊」的重要性，即通過群眾運動可以使這樣艱鉅的事情很快見效。
- ㉓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39；1440-41。
- ㉕㉖ 王力：《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643-44；647、643-44。
- 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2。
- ㉘ 參見雍文濤：〈在「紅衛兵」運動中〉，載安建設編著：《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4。
- ㉙ 王年一：〈周恩來1966年8-12月的一些言論〉，《黨史研究資料》，1992年第7期，頁2。
- ㉚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76年10月）〉（徵求意見稿），《北京黨史資料通訊》，1987年增刊第17期，頁26-27。
- ㉛ 〈用文鬥，不用武鬥〉，《人民日報》，1966年9月5日。
- ㉜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保障黨和國家機密安全的規定〉（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對被批判鬥爭對象的工資處理問題的通知〉（1966年9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1966年9月24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13、114-15、125、126-27。
- ㉝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社會主義建設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312。
- ㉞ 葉曙明：《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第三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1554。
- ㉟ 〈紅衛兵戰校（前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1966年8月27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02-103。
- ㊱ 「西糾」8月27日第三號通令、8月29日第四號通令、9月3日第五號通令、9月9日第六號通令和《首都紅衛兵糾察隊隊員六項守則》都有關於不要用武鬥的要求。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78。
- ㊲ 〈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紅旗》，1966年第12期，頁10。
- ㊳ 〈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紅旗》，1966年第13期，頁4。
- ㊴ 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1966年10月16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39。
- ㊵ 《歷史的審判（續集）》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頁17。